

神農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

株洲日报 2023年3月21日 星期三 11-22593776

投稿邮箱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：
yzhy83@163.com

株洲宝藏

元代铜权
元代衡器改革的见证者

郭亮

俗语云，公不亲婆，秤不离砣。作为称量重量的器物，在电子称量器出现之前，铁制的秤砣和木制的秤杆可谓是城乡间最为寻常的事物。

相传，杆秤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陶朱公范蠡，他以北斗七星、南斗六星和福禄寿三星共十六颗星为记，在秤杆上刻制十六颗星花，故称为十六两制秤，直到上世纪50年代，才改为现在的十两一斤。

众所周知，杆秤由秤杆和秤砣两部分组成，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语境里也各有说道——秤杆被称为“衡”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记“衡，平也，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”；秤砣则被称为“权”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载，“权者，铢、两、斤、钧、石也，所以称物平施，较轻重也。”“权衡”一词亦因之而来。由于秤杆多由木制，难以在漫长的岁月流变中保存下来，故存世之有一定年岁的秤杆颇为罕见；而秤砣则不一样，或为石制，或为铜、铁等金属所制，不易朽坏，故存世颇多，各个时代皆有，既有收藏艺术价值，又能对研究彼时的计量制度提供实物参考。

在醴陵市博物馆，就馆藏着这样一件元代铜权，系1986年夏从醴陵市南门废品收购站拣选入藏。此权呈葫芦形，上有方圆形凸起，下有圆饼形座，束腰处饰有凹弦纹三道，两侧并有阴刻铭文，一侧为“至元二十一年”字，另一侧为“漳州路造”字样。

“至元”是元世祖忽必烈年号，“二十一年”为公元1284年，距元湖湘全境为元朝版图已过去九年。史载，阿里海牙攻陷漳州后，开仓赈济饥民，把战争的破坏性降到最低，当地百姓建生祠以祀，而后与民生息，商品经济籍贸易之繁荣在古老的三湘大地焕发生机，尽管乡野之地仍有零星的小型反抗元政权的起义爆发，也总是被官方快速扑灭，人口亦得以快速恢复并逐年增长，总体而言，城乡老百姓的生活比之前朝要有很大改进，故明万历朝文学家沈德符有“前元取民最轻”的公允之论。也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背景下，元

株洲文脉

游东莱书院遗址 探醴陵文脉芳华

黎亮

让醴陵成为代表当时中国最高学术思想的理学与经学交锋的主战场。

胸襟豁达的醴陵人没有门户之见，只要是真正的学问，都乐于接受。无论是其学宫，还是莱山书院，醴陵人都“望风景从，争相亲炙”，后来县学宫向吕祖谦发出延席邀请，他也欣然应邀，在双方讲台传经布道，醴陵文化“兼容并蓄”的风范自此形成。吕祖谦主张“博取众长”“讲实用，育实才而求实用”，注重融合和推崇实效，也对醴陵人一直钟情于“实业兴国，实干兴邦”的经世致用发展理念，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吕祖谦驻足醴陵3年之久，与当时主教岳麓书院的张栻时相往来。两人在醴陵讲学论道之余，常在濠江河畔信步而行，留下了夫子坡、东莱桥、二圣庙、二圣河、二圣桥等人文景观。“二圣”的足迹，也成为传承醴陵文脉的一道亮丽风景。而濠江书院山门对联中的“道接东莱”，意为秉承了东莱书院流传的学术理论，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吕祖谦。

2012年1月，醴陵市政府将东莱书院遗址列为醴陵市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目前，遗址被植被覆盖，早已难觅当年士子云集的盛景。但是，传承了“讲实用而求实用”的醴陵人，却始终铭记着这位文坛巨擘。



文物名：元代铜权
年代：元
材质：铜
发现地点：醴陵
发现时间：1986年
规格：通高9.5厘米、最大直径4.6厘米、束腰直径2.5厘米、底径4.3厘米
馆藏地：醴陵市博物馆

青青广寒寨

陈夏雨



株洲风物

小时候，无论我在鸬江洗冷水澡，还是打猪草、放牛，抬头望东，看到的最庞大的事物就是广寒寨。它一直横亘在我童年的世界里，好像是我人生中永远翻不过的一道屏障。

上仗县一中，我在图书馆读到，仗县籍清进士礼部主事康刘焯在其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削职回籍后，曾游广寒寨，并撰文回忆：“岁戊戌(1898)以忧回籍读礼山居，素慕东北山水之胜，欲一游鸾山、凤岭、甘棠诸胜景。穿甘棠之巖，群山万壑悉奔足下。”1946年，丁德隆中将抗战胜利后回仗葬父，曾邀友人同游广寒寨。他在《游甘棠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他日结庐晚眺景，佛经易理原长参。”广寒寨捕获了多少古今名士之心，我心生向往。但因忙于高考未能成行。后来的几十年一直在外求学、工作，混迹商界、影视圈，一身俗气，污秽不堪，肉身沉重，不敢探访。直至去年秋天，我才放下所有心思，登上广寒寨，探寻家乡小河鸬江之源。

(一)

上广寒寨没有大路，有时甚至无路可走。我就让脚下一岔口，带我走向不熟悉的小径。河岸、水滩上的野花和我小时候见过的一模一样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每年开，反复开，无需改变。鸬江河道改造还没完工。河岸有些地段挖出了红壤内身，雨水一淋，好像在流血。山水比我更悲伤，我去分担一些。

河水顺着光滑的多页岩缓缓流过。岩层清晰，如一本刚打开的新书，波浪发出哗啦哗啦的翻书声。刚出山的裂隙山泉水，带着野花清香扑鼻而来，神清气爽，分外舒畅。最早喝鸬江河水的，不是人类，是蜻蜓、野猪、水鹿，还有野生猕猴桃树。

想起河流改造之前，水上漂流的各种垃圾，在这些单纯得只有绿色的植物面前，到哪儿，我都是站在被告席上。

我知道路的样子，但在一片森林中，我不知道路在哪里。缓慢的风化加上雨水冲刷，岩石上层的泥土已经流失。有些路没有土层覆盖，只有碎裂的岩石，路也凹凸不平，甚至全非。只有路明白路在哪里。杂树、乱草挡不住路的视线和脚步。我跟随着路，上了路。所有小径像蜘蛛网一样，时隐时现，最终都可以通向广寒寨主峰。如果真碰上云豹，遇上野猪，我有可能就是落入蜘蛛网里的猎物。

(二)

流水声渐渐清晰，一个小瀑布将我引了过去。

瀑布下有一个深潭。水，绿莹莹的。它想静止不动，但跌落的瀑布搅乱了潭水的宁静。四声杜鹃站在岸边的一根绿枝上偶尔鸣叫几声，和这潭水一起过着岁月静好、有声有色的日子。水潭仿佛不知山外还有大海，听着小溪向山外奔跑的脚步声，它也无动于衷。就平躺在这里，坚守传统，不远离家门，把自己绿得像翡翠一样，做山里最漂亮的水姑娘。

她知道，出去了就可以更好地玩耍，但出去就可能被玷污，她宁肯在大山里守着。等熟悉的鸟儿、幼兽、蝴蝶、蜻蜓玩耍累了，到潭边来休息。它们都知道怎样逗她开心。她必须让自己保持洁净，并且屯起来，免得石头窝里放不下，才放一点点儿水流出去，引知音过来。

我取一片枯黄的桐树叶，跪在潭边包了一叶水，像小鹿一样细细地啜饮了两口。嘴巴甜了，舌头甜了，喉咙也甜了，心里就甜了。全身的毛孔像无数张嘴，也一下全打开了。不行，不能答应它们。我在石头上坐一会，凉一凉热腾腾的汗水。

最终，我还是脱了衣服，像丢一颗石子一样，把自己丢进了水潭。此刻我的身体是干净的，思想和潜意识都是透明的。我让全身每一寸肌肤都贴近这翠绿的水。我单纯地仰望天空，像婴儿一样，沉浸在绿色的怀抱里。鱼儿在我身边游来游去，我羡慕它们看到了一个简单的灵魂。夏天里的潭水，仍旧冰冷刺骨。我就喜欢刺骨的感觉，这样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有骨头。我的内心已提前入冬，身外酷热难当，而我感受到自己的骨头像冰一样坚硬。

水边长出一朵我没见过的小花，在阳光下发紫，像一个意外出现的灵魂。新叶锥形，老叶卵形。她身下的潭水几乎静止，光阴在它发紫的身上缓缓流淌。即使只是微微颤抖，它也好像换了很多美好的姿势。我向她致敬。

(三)

我潜入水底，睁开眼睛。眼膜舒服，眼睫舒服。水像透明的液体空气在它们身上滑过。我触摸水底的石头，它们体温冰凉，躺在荡漾的光斑里万年不醒。山外的世界如火如荼，它们在这里安享寂静。我不能久躺水下，我一定会在水面抛头露面，我不如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一颗石头。

一群龙鱼摆着小尾巴游过来了，像步行街上游走的少男少女。金色的阳光从它们银色的侧面反射出光芒。薄如蝉翼的背鳍突然一闪，它们无缘无故地，倏地转身而去，都不理我。没发现危险，就又游过来了。上百条细细长长的鱼儿很慢很稳地向我飘来，像一群战斗机，又像一群银色的梦幻。我想抓一条放掌心看看。它们仿佛感知到了我的邪念，突然一闪，又不见了。水面一清二白，啥也没有，刚才的一切像从我脑海闪过的一个念头。

我知道鱼儿是爱泉水的。它们浮出水面，小嘴张张合合，对泉水说话。泉水不信它说的话呢，小鱼儿就把水请进肚子，让它们看看自己水做的心。

水边，有一条鳝鱼正想捕食一只青蛙。我要不要提醒一下青蛙？一只蝴蝶飞了过去。青蛙一惊，跳上了岸。蝴蝶

比我机灵。蝴蝶停在我的手可以触碰到它的地方，丝毫不怕我。我的存在没影响它对一朵花的兴致。

蝴蝶在昙花的味道，豪华的翅膀一张一合。扇起的风，像叹息，空气里弥漫难以察觉的香气。这是一只蝴蝶，特别的香味腺体发出特有的味道。有几棵探蒲，像是被蝴蝶下了迷药，在这充满水汽的潭边不住地抖动自己的身子。

我不想惊动小鱼，放弃各种泳姿，悄悄地游上岸去。脚底踩到了一块石头，石头上覆盖了青苔和陈叶。一滑，水淹到了我的脖子。好在水里的陈叶也姓陈，它们很快托起了我的双脚，没有让我在水潭失去脸面。

(四)

上岸穿好衣服，鸟在石头上换毛。地上散落了很多漂亮的羽毛。那些长长的、五彩缤纷的鸟羽和没有羽轴的白羽绒，都被鸟儿丢弃了。好浪费的，那么漂亮的衣服就不穿了。我捡了几根特别的，插在头上，装鸟。

山风吹动我的眉毛，我为这一切眨了一下眼睛。我舍不得眨眼。

我继续看树，看树比看人舒坦。同一棵树上，先发出来的枝条都很小心，不会超越后面生出来的长在上一层的枝条。最后发出来的新枝，最嫩的那片芽叶，一定是站在树顶最高的位置。所有前辈都在烘托晚辈，为它汲取水分、提供营养，让它站在最高处。而不论论资排辈，和后来者争阳光，抢风头。无论什么树种都遵循着这个规律。它们因此日益葳蕤，生生不息，让自己的种族永远立足于广袤的森林之中。

每棵树都戴着深绿树冠，不慌不忙，行走在浓密茂盛、藤蔓攀附的森林中。所有树木全被交错的枝条覆盖。密林深处传来各种鸟叫。斑鸠、黄腹角雉、锦鸡、池鹭、黄鹂、乌鸦、喜鹊、百灵鸟，我是能辨别出来的。

鸟儿啾啾在泉水的声音里，一遍遍重复，好像佛在入声鼎沸的尘世念经。它的尖喙不仅可以念经、唱歌，也可以是一把匕首。很多虫子难以抗拒鸟儿的虐爱。我给你唱歌，你到我的嘴里来。美丽的经文有美丽的陷阱。很多杀戮发生在美好的歌声里。

一朵野花开了。蜜蜂捞完蕊柱上的花蜜，腿上沾满了花粉。它还没飞走，又来了一只甲壳虫。甲壳虫畅饮了花瓣上的甘露。两种生物震动翅膀发出友好的声音，它们一起摇晃着花瓣，为花儿舞蹈。蜜蜂带回蜜，甲壳虫带回露水。它们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

我这才想起，也该找找找回走的路了。

山下树叶撑起的阳光，像闪耀着光芒的眼睛。

望广寒寨诸峰，宽阔浩瀚，华美绚烂，如绿色的星海。从月亮上看，这里会散发绿宝石一般的炫光吗？树木像绿色的湖水，随着山岭起伏，向我汹涌奔流。树根握而不舍，也正向我追踪而来。它们是藐视我的。它们可以抓住我，总有一天我要躺下。它们需要生长的肥料。

一条蚯蚓、两条小蛇、三只欲飞却留的甲壳虫在这绿林之中聚在一起。它们想组团成为这座山寨的大王吗？很多藤卷起了拳头，一股风来袭，它们举起的拳头，明显向一边侧倾了过去，简直要倒在了地上。倒下了的东西，举起拳头也没用。蝴蝶爬走了，小蛇溜开了，甲壳虫飞了。刚才是什么缘分让它们短暂聚在一起的？

所有树木、山溪和野鸟都是音乐。一旦风来，音调就定下来了。来多大的风，就定多高的调。曲子从山脚的鸭舌草、鸢尾花唱起，相当于大合唱的最前排。山腰站着最整齐的杉树，它们的嗓子很低沉，算是低音部。山顶挺立散漫高大的松树，声音高亢，算是高音部。其他树都可以加入进来，唱副歌，唱和声。在高潮处每棵树都唱得热血沸腾。不会唱歌，不能加入这片森林，不能落户广寒寨。

有个老坟，碑文模糊，清朝康熙多少年，看不清了。我在一堆瓦砾中意外地翻出了一个石刻的陈氏牌位。和我家敬的竟是同一个陈氏始祖陈珍，来自河南颍川，源自齐国田(陈)氏。怪不得我有回家的感觉。发现它，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源头，也看到了自己的归宿。曾经被人开拓过的地方又被大自然接管过去了。统治这块山坡的不是人，而是汹涌澎湃的绿植。老坟的主人显然没有想到，这个世界没有了他们之后会更加葳蕤和蓬勃。鸟儿甚至蚂蚁对他们的死都无动于衷。

(五)

树木茂密，几乎无路可走。但我还是找到了传说中的那棵最大的红豆杉。

在广寒寨，当家的树就是这棵红豆杉。树高大约十六米，胸径约一百二十厘米，树龄在一千年以上。它的根部抱着一颗巨石，根系吃到了巨石下的缝隙。水的婴儿床是岩缝。水在岩缝里睡够了，才从岩石缝隙爬出来。不知是树根找到的泉水，还是泉水找到的树根。我知道，这汪泉水就是鸬江河的源头。

这一刻，水和树互相成全，穿越千年，都有了无限的道路。

鸟来了，振动着翅膀，在空中盘旋，准备向我俯冲下来。我心虚，我离开，这里不容玷污。

一轮圆月挂在广寒寨上空，像粉笔画出来的一幅画。浅灰色的云和天空下山坳的阴暗度十分贴合，荡漾着无边的静穆和温柔。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月色。月亮像淡黄色的飞鸟拖着羽翎划过东方的天空，细长的薄云如羽翼般轻摇，华莹浸染了周边深蓝色的天幕，盈盈玄光，妙不可言。

云彩从广寒寨最高峰移动，多少会有些磨损，一些云儿挂在树枝上就不走了。小鸟和小虫儿，安静点吧，不要扰乱我回家的路。所有的过往，所有的人都是我，所有的路都是我必须要走的。广寒寨藏着更为坚韧的东西。

我向广寒寨低头，折返尘世。每走一步，都会听到它的回音，好像远方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，叮嘱我保持轻盈。